

書法、史學、敘事、古文與比事屬辭： 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

張高評

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從中西敘事學的交會談起

中國敘事學有源遠流長之敘事傳統，有門類豐富之敘事作品，以及自成體系之敘事理論。舉凡中國古典小說之研究者，皆知史傳敘事為古典小說之源頭。¹然古典小說如何接受史傳、如何反應為敘事？卻未嘗細考深論。²除正史紀傳外，漢魏六朝樂府詩、志怪之敘事，隋唐兩宋之敘事歌行、碑傳記傳、傳奇、變文、話本，乃至於元明清之小說、戲曲，要皆不離敘事，或敘事文學之範疇，皆為中國敘事傳統之分支與流裔。然學界於此，多未作追本溯源之探論，不無遺憾。

中國傳統敘事學之源頭，當推《春秋》一書。蓋古春秋記事成法為「爰始要終，本末悉昭」。³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就此因革損益，遂為自成一家之歷史哲學。孔子《春秋》有筆有削，故敘事往往史外傳心。⁴唯藉事之比、辭之屬可以推求書法，此之謂經學敘事。自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以降，歷代多視《春秋》為歷史性敘事之楷模，奉《春秋》書法（或稱筆法）為敘事之法度，隱然自成一套具體可行之敘事規則，可以用來衡量文學性敘事之標準。⁵左丘明著《左傳》，以歷史敘事解說聖人之《春秋》，有所謂

¹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189–214。

² 經眼所及，如李少雍：《司馬遷傳記文學論稿》（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1987年）；孫綠怡：《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；陳才訓：《源遠流長：論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對古典小說的影響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約略談述小說濫觴於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三書。

³ 劉師培：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《左龔集》，卷二〈古春秋記事成法攷〉，頁一上（總頁1445）。

⁴ 胡安國：《春秋胡氏傳》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本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6年），卷首〈春秋傳序〉，頁一上。

⁵ 傅修延：《先秦敘事研究：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78、182、185。

「微而顯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盡而不汙，懲惡而勸善」五例。⁶或先經以始事，或後經以終義，或依經以辯理，或錯經以合異，先後措置，順理成章，歷史敘事之義法粲然大備。司馬遷著《史記》，以孔子《春秋》為典範，敘事傳人有得於「推見至隱」之《春秋》書法，以及《左傳》屬辭比事、詳略重輕、虛實互見諸書法義法，於是蔚為史傳文學之淵藪，敘事文學之星宿海。由歷史敘事衍化為文學敘事，《史記》堪稱分水嶺。由此觀之，論說中國敘事學，推本溯源，當優先考察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三部經典。所謂本立而道生，然後以之盈科而後進，較容易事半而功倍。

如此豐富而彪雜之敘事作品，擇其尤雅者成為歷史敘事、文學敘事，探源究委可以形成中國文學之敘事傳統，甚至建構中國文學之敘事學理論。較顯而易行者，如元明清小說戲曲敘事之研究，藉助小說戲曲之評點學，應該可以建構屬於中國傳統之小說敘事學，或戲曲敘事學，而不必再乞靈於西方之敘事學。可是，事實不然，研究小說戲曲之學者卻依然借鏡西方理論，從事類似比較文學之研究。學界喜好援引西方流行之方法或主義，借鏡參考其優長，作為「他山之石」的攻錯，「異域之眼」之觸發，本無不可。不過，如果流於活搬硬套，穿鑿附會，往往水土不服，則是弄巧成拙，彌離其本。鹵莽滅裂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，所從來久矣。

夏志清、葉維廉等早有提示，夏志清說：「我們不應該以西方小說中的準則來研討中國的古典小說。」葉維廉認為：「其背後的困惑，亦是『模子』的問題。」⁷西方理論東來之後，學者趨之若鶩，以之解讀文學作品，以之比附文學評論，大有走火入魔之趨勢。曹順慶等憂心這種「失語症」之文化病態，於是提出「返回精神家園」之呼籲，希望經由傳統「話語」之發掘與整理，可以重建本土文論之「話語權」。⁸二、三十年過去了，學界研究文學，探討文論，依然乞靈西方。早在民國初年，胡適就已強調：「整治國故，必須以漢還漢，……以古文還古文家，……各還它一個本來面目。」⁹錢鍾書亦以為：「文學隨國風民俗而殊，須各還其本來面目。」¹⁰一個世紀都快過去了，研究文學、詮釋文論，借鑑西方者仍不在少，還我本來面目者依然不多。文學研究如此，敘事或敘事學探討亦不例外。

⁶ 劉熙載：《藝概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卷一〈文概〉，頁1。

⁷ C. T. Hsia, *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: A Critical Introduction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68), p. 6; 葉維廉：〈東西比較文學中模子的應用〉，載葉維廉：《比較詩學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3年），頁18-19。

⁸ 曹順慶：〈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〉，《文藝爭鳴》1996年2期，頁50-58；曹順慶、李思屈：〈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〉，《文藝研究》1996年第2期，頁12-21；李凱：《儒家元典與中國詩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2-7。

⁹ 胡適：〈《國學季刊》發刊宣言〉，載《胡適文存》二集，收入《胡適全集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第2卷，頁8。

¹⁰ 錢鍾書：〈中國文學小史序論〉，載錢鍾書：《人生邊上的邊上》（與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、《石語》同本；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2年），頁95。

二十幾年前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，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王靖宇發表論文，論文題目為〈《左傳》與中國敘事文〉，大會邀我擔任特約討論人。王教授論文，顯然持西方敘事學（頗近小說敘事學）觀點探討《左傳》之歷史敘事。我不贊同他的論述，舉出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不同，傳統敘事學與西方敘事學亦有差異諸觀點。王教授當時並沒有太多回應，倒是引發了歐美研究所單德興發言，歷數西方敘事學的學說和流派，附和王靖宇論文的見解。形成一種敘事學，彼此各自表述之窘境。事隔多年，早已忘了此事。直到2006年，成功大學執行教育部五年500億計畫，我擔任文學院長，教育部聘來專家學者評鑑文學院，單德興赫然在評鑑委員之列。賓主寒暄之後，單教授重提過往，述說當年事，且稱「少年輕狂，多有得罪」云云。回思往事之情境，當時不過各說各話而已，了無交集，可見單教授言重了。王教授當時已是知名學者，我質疑有關《左傳》敘事文的觀點，是否可取？單教授所云「年少輕狂，多有得罪」，是不是更適用於我？這背後隱然有些學術課題值得思考：敘事文如何解讀？歷史敘事如何詮釋？東西方敘事學是否殊途異轍？中國傳統之敘事學有無自家的「話語權」？都值得探索追求。

抒情為中國文學的傳統，自陳世驥、高友工到王德威諸家，不斷演繹這個命題，幾乎成為常言。¹¹ 迨董乃斌主編《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》專書，標榜敘事，持與抒情並立，認為可以平分中國文學之傳統。¹² 於是兩岸學者紛紛響應，申請研究計畫者有之，指導學位論文者有之，著成專書者有之。¹³ 綜觀其研究路數，大抵多借鑑西方敘事學與小說敘事學之元素，¹⁴ 基本上延續王靖宇《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》（後改

¹¹ 陳世驥：《陳世驥文存》（臺北：志文出版社，1975年）；陳國球、王德威重新編譯，取名為《抒情之現代性：「抒情傳統」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4年）；高友工：《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4年）；柯慶明、蕭馳（編）：《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：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集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09年）。

¹² 董乃斌（主編）：《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12-19。前乎此者，董乃斌《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4年）頁12-53，考察全部古代文學樣式，把文學與事的關係概括為含事、咏事、述事和演事四種，也可說是四個層次，四個階段云云。

¹³ 兩岸學界，如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）；劉寧：《史記敘事學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；李隆獻：《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2016年），皆偏重西方敘事學理論，側重敘事動機、敘事立場、敘事視角、敘事聚焦、敘事盲點等等。劉承慧亦從「說故事」角度解析先秦敘事文，如〈先秦敘事文的構成與分類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9期（2013年6月），頁81-121；〈試論《左傳》文句、文篇與敘事文本的對應關係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6期（2011年12月），頁81-114；〈先秦敘事語言與敘事文本詮釋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5期（2011年6月），頁45-87。

¹⁴ 如徐岱：《小說敘事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；羅鋼：《敘事學導論》（昆
〔下轉頁4〕